

半世勤工梦 犹闻麻芋香

旧影重现

老物件留下的 岁月温痕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正读小学。那时,大队代销店(实为乡供销社设在大队的分店)收购一种名为“麻芋子”(学名“半夏”)的中药材,定价每斤五角钱。村里不少孩子纷纷加入挖掘麻芋子的行列,借此勤工俭学。母亲也特意为我备下了一把圆头的短镐(南方农村俗称“短铧子”)和一个小麻袋,供我挖药换钱。



在农村,麻芋子随处可见。其根茎细长修长,顶端长着三片青绿的叶子,泥土之下则是圆溜溜、形如花生的块茎,乡人便唤它“麻芋子”。立夏过后,正是挖麻芋子的好时节。

母亲种玉米的那块地,土质肥厚,田埂边悄悄窜出了不少麻芋子。一镐下去,一颗颗滚圆饱满的麻芋子便现了身。抖落裹着的泥土,装进腰间的小麻袋。有时挖得浅了,或是离根部太近,麻芋子被创伤,心里便一阵惋惜。自家的地刨完了,周围也早被伙伴们“扫荡”一空。于是,我提着工具走向更远的地方。树林间、岩坎下、河沟旁,我不停地翻找。手上磨出圆鼓鼓的水泡,钻心地痛,却仍不肯停歇。

好不容易攒下半袋,接下来便是给麻芋子脱“外衣”。先用水冲洗表皮的泥土,再反复搓

揉,薄薄的外皮纷纷脱落。皮未脱净的,便一颗颗撕扯。长时间浸泡,手指缝里又痒又痛,忍不住抓挠,愈发奇痒难耐。母亲说,麻芋子碱性重、有毒,接触皮肤便会过敏、瘙痒。

脱衣后的麻芋子,露出滚圆洁白的肉身。倒在簸箕里摊晒数日,颗颗晶莹白亮,乖巧玲珑。装进口袋,喜滋滋提至代销店。售货员唐叔抓出一把掂了掂,摇摇头说不合格,还得继续晒,直至能划出白色字方合格。于是,我悻悻提回家,继续暴晒,色泽由白转黄,质地更轻脆。石头上一划,鲜明白线兀然显现,确似粉笔书写。经唐叔称重算账,终于换来八角钱。离开店时,我买了写作业的圆珠笔,又买几颗水果糖犒劳自己,余下几角钱仔细留存,一分一分,节俭度日。

后来,我还挖过黄连,卖过

杏仁、桑树皮(麦冬、杏仁、桑树皮皆属中药材),每次挣几角,或一两块钱。虽微薄,只能买些作业本等学习用具,心里却格外满足。上大学后,我胆子大了,周末校外搞家教、餐馆打工,还走村串巷卖服装,勤工俭学,所得报酬用于买衣服及课外书,替父母减轻了不少经济负担。

岁月荏苒,近半个世纪过去。学生时代那些勤工俭学的往事,依然历历在目。那些年生活困顿,几乎没有零花钱。目睹如今的孩子生活优裕,零钱不缺,既感慨又羡慕,他们真是掉进了福窝里。而于我,那麻芋子的微辛、手心的水泡与八角钱的喜悦,早已酿成岁月深处最质朴的回甘,伴我走过半生风雨,亦让我懂得:世间万事,唯有亲手挣来的光阴,最是踏实绵长。

[重庆] 许江舰

布鞋里的母爱

上世纪中期,我的家乡农村,物资十分缺乏,人们穿的布鞋,都是每个家庭的女性自己动手做的,也可以说是祖辈专门传授给她们的一种传统技艺。

母亲嫁给父亲后,便将做布鞋这项传统技艺带到了我们家。随着大哥、二哥、大姐和我的相继出生,母亲使用她的传统技艺开始为我们铺陈最初的人生。一双双各种尺寸的布鞋,在母亲娴熟的手中很快缝制而成。我们穿着它,第一次站在地上,从初学步时的摇摇晃晃到房前屋后和田间地头的奔跑跳跃。

那时,每个人从小到大需要好多个纸鞋样。纸鞋样一般分鞋底和鞋面两部分,有男式、女式、大人、小孩、单鞋、棉鞋、和圆口、尖口等多个尺码和样式,做纸鞋样的材料,大都是用旧报纸、学生旧课本、作业本、书皮等做成。母亲有一本卷了边的旧书,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旧书样式的油纸

书包,里面夹着全家人的鞋样。但做布鞋除了鞋样,还需要打格褙。母亲便会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,卸下一到两块厢房门,用大板凳搁好,用清水擦洗干净。随后,母亲到厨房里用面粉打一盆冒着热气的糨糊,让父亲或姐姐用高粱把子蘸着均匀地刷在门板上。母亲卷起袖子,把准备好的碎布料按照形状大小依缝进行不重叠地拼凑贴在门板上,再用手掌在上面拍打。就这样,刷一层糨糊,贴一层铺衬,直到四、五层即可。

格褙晒干后,母亲把格褙从门板上揭下来,便着手剪鞋底鞋帮了。每一次,母亲把家里人不一样的纸鞋样压在格褙上,依着鞋样剪出鞋底和鞋帮。再将剪好的鞋底叠到约一厘米厚,用崭新的白棉布上下盖面,沿边儿包好后,就开始纳鞋底了。

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多,母亲要不停地做布鞋。特别是在夜深

人静的夜晚,我常常是一觉睡醒后,依然看到母亲一人在煤油灯下纳鞋底。微弱的煤油灯下,母亲的右手中指套一针箍子(顶针),拿针尖在头皮上蹭几下,对准鞋底一针扎下去,再用戴在手指上的针箍子往上一顶,把针顶得穿过鞋底,针头便带着棉线拉出来,这叫抽线。抽线时发出“嗤嗤”的响声,等棉线抽拉到底时,再用力勒一下,这样不至于棉线绳软松松地趴在鞋底上。因为鞋底比较厚,必须针针如此。

那时,我不知道母亲做一双布鞋有多么辛苦,我只知道布鞋穿在脚上很舒服,总爱四处跑着疯玩。这样一来,穿鞋就比较浪费,一双布鞋往往没有穿多久就被弄破无法修补,最后只好被母亲心疼地扔掉。而母亲却没有一丝埋怨,依然永不停歇地一针一线,把细细的情和无私的爱都缝进了布鞋里。

[湖北·潜江] 彭振林

书桌抽屉里,还压着一只掉了瓷的搪瓷缸。缸身印着“劳动光荣”的红字,边角处露出斑驳的白瓷,握在手里却格外趁手。这是爷爷当年在生产队干活时得的奖,他总把它当宝贝似的揣着。小时候我总抢着用这只缸子喝水,爷爷怕我烫着,每次都先把热水倒进去晾温。后来爷爷生病,没力气倒水了,就坐在炕边看着我用这只缸子,笑着说:“等爷爷好了,还用它给你晾水。”如今缸子还在,爷爷却不在了,可每次摸到缸身的温度,就像还能握住爷爷温暖的手掌。

老物件不会说话,却能让我们在时光的缝隙里,感受到最真实的感动。它们是岁月留下的温痕,是亲人之间情感的纽带,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老物件,珍惜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,让这些美好的回忆,一直陪伴我们走过往后的日子。

[山东·济宁] 董国宾